

梁晓声新作 《隔离日》《毕业生》《选修课》

毕业生

Biyesheng

文化艺术出版社

梁晓声 / 著



毕 业 生

梁晓声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毕业生/梁晓声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9

ISBN 7-5039-2393-8

I. 毕… II. 梁…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8027 号

毕业生

著 者 梁晓声

责任编辑 董 耘 董瑞丽

封面设计 怀 一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 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字 数 40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393-8/I·1096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自序

收入本集的七个中篇，皆属当代大学生题材和大学校园题材；而其中《选修课》、《毕业生》、《隔离日》三篇，又是我于去年调到北京语言大学之后写的。确切地说，是今春“非典”时期写的，还没在刊物上发表过，便直接收入了。

在中国之文学现象中，以上两类题材的小说委实不多。十年以前，几乎是空白。我所读过的，仅有王蒙的长篇《青春万岁》和八十年代初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女大学生宿舍》。现在那空白似的现象是渐渐被填补着了，大抵是新一代作家的作品。但我以为，题材上还是有限。

相对而言，在我这一代和我上一代作家中，我大约是写大学生题材和校园题材较多的了。除了收入此集的七篇，还有写于八十年代的《老师》、《同学》以及颇具纪实性的《从复旦到北影》。《老师》和《同学》，因缺少当前性，未收入此集。而《表弟》和《婉的大学》，则获过“中篇小说选刊奖”。

我为什么要将大学生题材和校园题材加以区别呢？

我以为，从文学现象看，它们确实是有些区别的。大学生题材，似乎可以完全撇开大学校园里的主要生活内容，即教与学这一件合而

为一之事；单写他们的恋爱，甚至单写他们的校园外人生体验。比如写他们的假期打工经历；写他们假期旅游故事；写他们探家路上发生的事件……

但大学校园题材不应这样。不应仅仅将“大学生”作为人物的身份标签；不应仅仅将大学校园作为“背景墙”；不应以为根本没意思，故而根本不写教与学；不应不写课堂；不应不写教与学中发生的情节、细节……

总而言之，我认为，老师讲课，学生听课；老师提问，学生回答这一大学里司空见惯的情形，乃是大学校园的最基本的生活形态。大学校园里的种种人物关系，几乎全由此基本的生活形态而形成，而发展，而变化……

所以，我在《毕业生》、《选修课》、《隔离日》三篇中，以较多笔墨写了课堂上的教与学、提问与回答以及师生讨论、辩论。

然我与朋友们谈起我的观点，皆大不以为然。朋友们认为我未免太自以为是。他们嘲笑我的最硬的一条理由是——不写爱，不写三角关系，不写婚外情，不写性，那谁们看？！把课堂情形不吝笔墨地写入小说，还作为主要情节……亏你想得出来！……

我正在促进一家影视公司拍摄大学题材的电视剧。我力主：把课堂情形搬上屏幕！一定要自信地，从容不迫地，郑郑重重地将教与学搬上屏幕！只要主观上肯这么想，这么做，那过程会生长出意想不到的好情节，好细节！……

听我这么说的人皆愣。

一阵沉默后，有人低问：“梁老师，你不是认真的吧？”

而我恶狠狠地说：“我当然是认真的！难道你们听不出来看不出来么？！”

对方们面面相觑。

而我，徒自忧伤——明摆着，对于什么是好的情节，好的细节，标准太不同了……

我当然自知我其实并没能从教与学这一大学校园的基本生活形态中提升出什么好的情节，好的细节。观点是一回事；怎样证明它是正确的，是另一回事。是比让人接受某观点更难之事。没有得到充分证明的观点，严格地讲没有观点的意义。

但，我已在开始证明它，尽管这开始那么的笨拙。有时我觉力不从心，不主要是头脑的，而是肉体的，骨头的，颈椎病造成的……

2003年8月20日

于北京

自

序

李锐



目录

自序.....	(1)
隔离日	(1)
毕业生	(53)
选修课	(102)
表弟	(154)
婉的大学	(253)
学子	(338)
贵人	(374)

隔离日

乌鸦叫声呱呱呱；喜鹊叫声喳喳喳。

我们中国人一向迷信地认为，听到了喜鹊的叫声，必有喜事随之而来。没什么大的，也有小的；而听到乌鸦在自己的住地附近叫着，或一出门或一开窗看见了它们，那往往意味着是种不祥之兆。

徐惊正是被一阵乌鸦的聒噪之声扰醒的。他一睁眼，见白色的薄亚麻布的窗帘已经无法遮挡住外面明媚的阳光了，看去像是被放映灯射亮的银幕，仿佛紧接着就会出现厂标和演职员表似的。

“嗨！赵凯，树袋熊！该起床了……”

他习惯地将头探到床沿下，并且垂下他的一支胳膊……

这中文系大三男生的胳膊出名地长。有次中文系同学参加全校体操比赛，请了体育教研室一位又年轻又漂亮的体育老师做指导。男生一排，女生一排。又年轻又漂亮又认真的那位体育老师，几次将徐惊从队列中扯出来，一会儿让他站到东，一会儿让他站到西，如同专爱挑大比小的家庭妇女——买了一堆土豆或茄子，而付了钱却发现其中有它这么一个怎么看怎么都觉着不顺眼的；想寻找一种理所当然的借口单单把它这么一个退给卖菜的，但却一时寻找不到借口。又年轻又漂亮又认真的那位体育老师，搞得中文系才子好生的心烦。一名大三男生，何况又是公认的才子，倘对那么年轻那么漂亮的一位老师表现

不驯，不就太是件不合情理的事了么？所以徐惊忍着心里的别扭，强装出乖乖仔的模样，任体育老师一会儿将自己扯到这儿，一会儿扯到那儿。

终于又年轻又漂亮又认真的体育老师打量着他说：“噢，明白了，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徐惊不由得皱起眉问：“老师，我怎么了？究竟哪一点横竖让您看着不顺眼？您明白了，我可糊涂着呢！”

又年轻又漂亮的体育老师就很好看地笑了。她笑罢严肃地说：“我不是横竖看着你不顺眼。我是发现无论你站在哪儿，一伸胳膊手指总是比别人长出一截。那不是挺影响整齐的么？对于体操比赛，整齐就是美感呀！现在我明白了，你天生的胳膊长……”

老师话一说完，高喊了一声口令：“全体……立正！……”

于是包括徐惊在内，都齐刷刷地立正了。

老师却还要说：“你自己看看，别人立正的时候手指压在裤线的哪儿？你自己的手指在哪儿？不是我横竖看着你不顺眼吧？是比别人长吧？……”

于是众同学的目光都望向了他的手臂，异口同声地说：“是！……长！……”

才子被女性特有的细致又敏锐的目光发现了一向不曾被发现的缺点，而且将是终生“携带”的缺点，这是多么重大的发现啊！同学们的快感难以掩饰。

老师又笑了，红了脸说：“我没问你们大家！我只问他自己。”——望着徐惊又说：“这么帅的男生，老师怎么会横竖看着你不顺眼呢！你就站这儿吧，老师再也不让你换地方站了。只不过你做伸展动作时，肘部不妨稍微弯曲一点点，那么我们全班同学的动作就会保持整齐和美感了。为了集体的荣誉，不情愿也要委屈一下自己，啊？……”

又年轻又漂亮又认真笑起来又好看脸一红更好看的体育老师，将话说得带有几分请求的意味。

徐惊觉得，老师是因为她自己对他的要求未免苛刻才脸红的。他心里一阵感动——归根结底，她的认真非为别的，而是为中文系能在比赛中拿个好名次啊！……



他也脸红了，值得信任地连连点头。

后来中文系在体操比赛中取得了第一名。中文系的老师都说，在校史上，那是中文系体育赛事方面第一次取得第一名，实现了零的突破。

中文系的男女生们却都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贡献最大的不是别人，是人家徐惊呀！想想吧，为了我们全体动作的整齐美感，一做伸展动作，人家就得弯曲着胳膊肘，弯度大了不行，弯度小了也不行，要弯得恰到好处手指才会和我们大家一样齐，人家那容易嘛！……

确实，徐惊是名颇有集体荣誉感的学生。为了能在体操比赛时胳膊肘弯曲得恰到好处，他甚至多次背着人练习过。不练习怎么办呢？谁叫自己的胳膊长呢？……

后来，徐惊一遇见那位又年轻又漂亮又认真的体育老师，胳膊肘就下意识地弯曲着，往往搞得老师脸也红，他自己脸也红……

啪！……徐惊的长胳膊并没有自然而然地由高垂落，实际上他的手是想拨动一个小铃铛，挂在同学赵凯铺位上方的一个小铃铛；却什么也没摸到，直接触在了坚硬的水泥地上。他感到五指中至少有三根手指的指关节一疼，立刻将胳膊收回，用另一只手揉……

呱！——外边又是一声乌鸦讨厌的叫声。

中文系的大三男生，这才意识到自己非是身在大学的学生宿舍。只有一张床自己正躺在上边，根本没有什么下铺，根本没有什么睡在下铺的同学赵凯，更没有什么小铃铛。赵凯是个呼噜王，又是个贪睡鬼。如果别人不叫，自己很少早起。所以徐惊有次在校外的小摊上买了个小铃铛挂在自己的上铺和赵凯的下铺之间的隔板上，只要赵凯夜里一打呼噜，他就伸下手去拨动那个小铃铛。同宿舍的另外几名同学都表扬他实在是做了一件使大家获益匪浅的事。赵凯则干脆有了依赖性，每天早晨徐惊不叫就不知起床，仿佛叫他起床是徐惊的一项义务了。

呱！呱呱！……呱！呱！……

外面的乌鸦们开始比赛高音，讨厌的聒噪声此起彼伏。

现在的徐惊，是在本市的一所医院里，住的是单间。这单间病房是临时改造的，除了水泥地这一点，其他方面的条件简直可与三星级宾馆相比。

徐惊也没患什么大病。他只不过发烧，而且烧得也不高。最高的时候才烧到三十七度八。他只不过有点儿咳嗽。近日晚上咳嗽几次，早晨咳嗽几次。他是大学生，不吸烟，连偷偷摸摸地吸也没吸过，自然也就咯不出痰来。觉得嗓子里气管里偶尔有虫在爬似的，痒痒的，属于干咳。

这一所医院，乃是本市指定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这一个病区，乃是本医院划出的“非典”疑似病人隔离观察病房区。确认的“非典”病人所住的病房，在这一幢楼的后边。两幢楼相距六十米，之间有花圃。后一幢楼里，到目前为止，只不过住着一名确认的“非典”患者。因为那一名“非典”患者，半层楼成了高危地带。

这是徐惊被实行隔离的第一个早晨。乌鸦们的聒噪声使他心烦意乱。这大三男生，这中文系的才子一向是不迷信的。对于一切迷信之说一向是嗤之以鼻的。然而此时，他却不由得竟有几分迷信起来——已经是“疑似”了，乌鸦们居然还在外边一阵阵地叫，能是什么好兆头么？乌鸦鸟也，喜鹊鸟也，都是鸟，为什么这地方飞来的不是些喜鹊而偏偏是些乌鸦？

他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双脚还没完全伸入拖鞋，人已经推开通向阳台的门奔到了阳台上……

他出现得如此突然，使左边一个阳台上的人，也就是住在他隔壁病房的一名“非典”疑似患者吃了一惊。那人正戴着口罩在阳台上打太极拳，他的汹汹而出使对方停止了套路，呆呆地望着他。

“讨厌的东西！去！去！……”

他威胁地朝栖息在树上的乌鸦们挥舞手臂的同时，也看见了左边那阳台上的人，于是立即朝后连退两步，退入了病房。

那人是他最不愿见到的一个人。

如果他最终被确诊为“非典”病人，那么将病毒传染给他的，便只能是那人了。

那人的弟弟，一个曾在那人家里住过多日的北京来客，带着高烧一返回北京就被确诊为“非典”患者了。那么那人最终也将是“非典”病人了还会有跑么？那么他也最终将是“非典”病人了还会有什么疑问么？

呱！呱呱！呱！……

乌鸦们故意气他似的，仍在聒噪不休。

大三男生推开窗，手攥白枕巾一角，将长胳膊伸出窗外，威胁地朝乌鸦们挥舞。对面是一片杨树林。树干上呈现着一只只变形的眼，似乎皆在幸灾乐祸地瞪他。杨树林在三十米开外，约有百来棵，而且都已长得挺粗。对于一所郊区医院而言，可以说是一大片林子了。在一棵正对着他病房窗口的树上，栖落着十几只乌鸦。看去它们都是那么的肥壮，一身羽毛漆黑闪亮。那棵杨树的干上仅有一只“眼”，“眼”角一串树疤，像一串泪。

为什么正对着我病房窗口的杨树的干上仅有一只“眼”，而且是一只“哭”的“眼”！为什么十几只乌鸦都不往别的树上落，偏偏都落在正对着我病房窗口的这一棵树上？

人一旦被疑似与某种不好的结果紧紧拴在一起，哪怕是一个一向对迷信嗤之以鼻的人，也往往会不由得胡思乱想一番的。虽然，疑似只不过就是疑似。

他的手臂再怎么长，手中的白枕巾也挥舞不到三十米开外的乌鸦们近前呀！乌鸦们一点儿都不怕。它们反而不单只地叫了，它们一齐叫了。他手中的白枕巾挥舞一下，它们齐叫一声。叫罢，从三十米开外一齐歪着头望他。那意思仿佛是——你都疑似了，还神气个什么劲儿？你能奈我们何？偏叫，趁早把你叫到后面一幢楼去和那个孤零零的生死难卜的可怜家伙做伴儿去我们才开心！……又好像他这一个人是在不停地挥舞白枕巾作旗，表示无条件投降，而它们齐声答复：拒绝！拒绝！……

若有枪，这大三男生，恨不得一枪枪将它们都干掉，却连块可以一掷的小石子也没有。

呱！呱呱！……呱！……

“死去！死去！讨厌的东西！……”

徐惊诅咒的话语一出口，立刻有些失悔，觉得也许会被住在隔壁病房里的那个男人误会，以为他是在指桑骂槐。

那个男人是教他们中文系大三生的政治老师，而且是大学政治教研室的主任。

天地良心，他徐惊怎么会指桑骂槐地诅咒自己的老师呢？尽管他被“恭请”到这儿来，纯粹是因为沾了乔老师的“光”；尽管他深知乔



老师一向视他是一名思想异类的学生，而他对乔老师也全无什么好感；尽管二人成为仅仅一墙之隔的“近邻”之前，曾有那么点儿脸红脖子粗地争论过。但老师毕竟是老师，学生毕竟是学生，这一种特殊人际关系的起码分寸他还是懂得的，怎么会指桑骂槐呢！天地良心天地良心，他诅咒的可是乌鸦而绝不是乔老师……

他正这么因言暗悔着，听到有人大声抗议了：“谁呀？一清早的，招惹乌鸦呱呱怪叫干什么？都疑似了还不安分点儿！实在闷得无聊，主动要求和后楼那位做伴儿去得了！闹着盼死啊！”

抗议的是住在他右边病房的人，一家小餐馆的厨子。被隔离在这儿的疑似者中，有三个是在那家小餐馆吃过饭的。仅仅十几元钱的一顿饭，就摊上了自家性命生死攸关的事儿，而且害得三个家庭连同全体三幢楼的居民都被就地隔离了，多倒霉啊！可那厨子却似乎从没替别人想过，显然的也更无丝毫内疚。昨天夜里突然扯着嗓子大喊：“下雨啦，冒泡啦，王八戴草帽啦！‘非典’啦，疑似啦，吃饭不要钱啦！”

哪儿跟哪儿呢？听来满肚子的怨气。

而昨天夜里一点儿要下雨的迹象也没有。

至于吃饭要不要钱，那也两说着。徐惊想，估计饭钱总是得交的吧？也不能因为谁一旦与“非典”发生了疑似的不良关系，就有正当的理由吃白食了呀？妈的，你自己昨天夜里大喊大叫你一觉醒了就忘了么？乌鸦叫那是我招惹的么？

徐惊听了厨子的抗议虽然更加恼火，但却一声没吭，悄没声地将长臂从窗外缩了回去。也邪性了，他一停止挥舞白枕巾，一树乌鸦们竟真的不再叫了。

乔老师在隔壁咳嗽起来，使徐惊听着心惊不已。听着听着，受了生理上的影响，自己也干咳起来。忽而想到还没测体温，一边咳一边将体温计夹在了腋下。

厨子也在病房里干咳了起来。于是，如同一鸦鸣而百鸦合，几分钟后，各个病房都传出了干咳之声。都开着窗在通换早晨的新鲜空气，那响成一片的干咳之声，也就相互可闻了。三十米开外的一树乌鸦们分明也听到了，并且似乎被激怒了，又都呱呱怪叫起来。

电话响了，一个姑娘温柔的声音亲切地问：“八号，请问体温多少？”

徐惊答非所问，压低声音，告秘者似地说：“大家都在咳嗽。听来都是干咳。是七号先咳的，咳到现在还没停止……”

电话里沉静片刻，姑娘又说：“知道了，一会儿医生就去。请问你体温多少？”

徐惊从腋下抽出体温计，看后说：“三十八度六……”

“噢，别慌，千万别慌，医生立刻就到！”

听来，那姑娘的声音倒有些慌了。

一会儿，张医生来了，又给徐惊测了一次体温，是三十六度八。徐惊刚才心不在焉，说错了，致使张医生虚惊一场。

……

自尊心太强的人大抵都是有点儿小心眼儿的，这一规律普遍体现在男女老少一概人身上。如果其人还是一名大学学子，尤其还是一名中文系才子，那么情况往往就非同一般了。

中文系男生，在各大学的学生中，自尊心是格外娇贵的。有时候甚至表现得娇贵于中文系的女生。其原因尚待分析。之一也许是由于，现在中文系无论在大学里还是在大学外，已被视为“弱势学科”了。“弱势”所指乃是毕业后择业更加困难，就业了工资也较低。而且往前看，也看不到多少有朝一日或能高起来的光明，所以难免自卑。自尊心太强是克服不了自卑心理的现象。

至于才子，在大学里，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因被公认是才子了，那份儿自尊心也就每每地肯于当成可爱之点随时贡献，任由众人抻长按短，尽管的调侃、取笑、冷讥热讽均不在乎。才子嘛，还能在乎那些？在乎那些还是真才子么？岂非和庸常之辈一样的不经磕碰了么？第二类便是徐惊这一类了。他们本身起初并不想充当什么才子，是一不小心被别人首先视为才子的。比如徐惊，才子之名相对于他，得来全无半点儿心理准备——大学里请了一位颇负盛名的红学家讲《红楼梦》，学者开讲之前吟了两句诗——“心较比干多一窍，病若西施尤三分”，随即在讲台上发问，是谁人的诗句？答者多多，但都未答对。最后徐惊回答，是曹雪芹的诗句，典出《红楼梦》，在第多少多少回哪段用以形容林妹妹的。

学者就另眼相看地说：“你回答的完全正确。那么你肯定是一名不仅仅通过影视了解《红楼梦》，也花过些时间和精力细读原著的学生

啰？刚才是我向同学们提问，现在我将第一个向我提问的机会给予你。我想，你一定会提出又有意思又有意义的问题的吧？……”

在学者和全校各院系近一千名学子静静的期待中，徐惊接过话筒，音量不高但却从容不迫地说：“我的问题那就是——在第三回有这样一个情节：贾母、王夫人、邢夫人、凤姐等大观园的‘领导核心’人物们聚在一起‘开会’，商议要给袭人加月钱，最后一致决定，可以且将袭人视为宝玉‘屋里的人’。意思非常明白，那就是允许宝玉未婚之前先有性的行为，允许宝玉未有妻之前先有一个实际上是妾的贴身丫环。这就使宝玉和袭人‘初试风云雨’那一种偷尝禁果性质的性的行为，在大观园里合法化了。而‘领导核心’人物们做这一决定时，并未背着包括史湘云和林黛玉在内的几位姑娘，她们都是亲耳听到了的。可为什么因个宝玉时时处处小心眼儿想不开事儿，动辄醋意发作的林黛玉，对袭人竟一点儿都不醋，第二天史湘云邀其前往向袭人恭贺时，反而欣然同去呢？”

学者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回答：“诸位都知道的，《红楼梦》被誉为‘情种全书’；贾宝玉乃中国文学长廊之中第一等情种式人物，林黛玉自然也是的。爱在他们那儿，是以一个‘情’字为魂魄的，是一种特别‘形而上’的爱，是与西方人以性为基础的爱有所不同的。而宝玉与袭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深浅，在黛玉想来，也都只不过是主婢关系的变化发展。大前提限定了，所以黛玉不醋。正所谓‘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期者大，则必有所忍’啊……”

不料徐惊听罢解答，紧接着又发一问：“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在林黛玉的思想意识里，和薛宝钗一样的，也是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的啰？”

学者答：“是啊是啊，总是难免的啊。不但是封建社会的女性人物，而且又成长在封建家族的具体环境之中，非要说林黛玉头脑里就一丁点儿封建等级观念都没有，那对她这个少女的要求也实在是过高了点儿。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

学者话音方落，中文系的大三生锲而不舍，连发其问：“封建等级观念，在我们今人看来，即是把人分为高低尊卑三六九等的一种反‘人文’的观念。为什么长期以来，薛宝钗头脑里有之，就被后来的某些甚至是多数红学家们评说为俗；而林黛玉头脑里有之，就……比如

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就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了吧？要说程度不同，林黛玉头脑里有的是一丁点儿，薛宝钗也并不同意都是的啊！何况，就算薛宝钗里的封建意识比林黛玉里的封建意识确实多了那么几分，但薛是一个亲和力较强的人儿，对下人们也往往表现出一种特别人情味儿的体恤之心的呀！而林黛玉对下人们则较少有那一种特别人情味儿的体恤表现。为什么在红学家们那儿，林黛玉就是真性情，薛宝钗就是城府太深呢？薛宝钗不就是经常劝说贾宝玉努力学习，考取功名，别成天沉湎在女孩子堆里么？公正而论，是否也等于在鼓励宝弟弟要有上进之心呢？当时的中国，若有很发达的科学事业种种，薛宝钗却偏要天天督促贾宝玉求取功名，以便将来服官政，那么另当别论。可当时的中国，也没有诸多种科学的事业在发达着呀。一概有上进心的中国人，不都是要通过科举考试这一关的吗？这是时代的弊端，不能归错于薛宝钗啊！正如今天，普遍的有上进心的青年，不论家境贫寒或者富有，必要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大学。”

大三生说到此处舔了舔嘴唇，看去是不惯作长篇大论，有点儿口干舌燥了。

学者终于获得了再次开口的机会，虽然居高临下，但是语调非常亲切和蔼地问：“这位同学，你说完了吗？”

徐惊大声回答：“我还有话。如果您和同学们都不介意我继续说下去的话……”

以往请什么人士到学校里来做报告，倘有学生提问时竟拿着话筒自顾喋喋不休说起来没完没了，那是一定会引来嘘声、哄声和跺足之声的。当时情况却恰恰相反，徐惊说时，黑鸦鸦坐满了七八百学生的礼堂，肃静无声，人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徐惊的话。而徐惊刚刚回答学者的话还没说完，竟响起了一阵支持的热烈的掌声。包括不少坐在同学们中的老师也一个个大鼓其掌。这大学只不过是一所省级大学。尽管在全省是学府中的重点，但在全国是不上数的。而学者却是从北京请来的，不说鼎鼎大名，也是公认的红学界的一位有分量的人物。徐惊作为一名本校大三生的提问，虽然仿佛穷追不舍刨根问底，但态度是真诚的，表情是庄重的，语气用词也没什么不妥；而且呢，听来也句句问在理上，所以老师们跟着鼓掌，心里边都暗自认为，有这么一名专执一念提问不休也比较的善于提问的学生出现了，挺好。别让

北京来的学者太小瞧了我们这所偏远省份的大学，以为我们的学生中连个能将问题提到点子上的都没有。果而那样，他们也就是那些老师们，坐在台下会觉得脸上无光的。他们认为徐惊这一名学生替学校也替他们老师们争了口气，所以与学生们一起大鼓其掌。至于那七八百学生们，他们早就觉得心理压抑得要命了，早就憋着股别扭劲儿似的，打算和什么专家学者权威的叫叫板了。可是《红楼梦》这一部书，绝大多数男生竟没怎么看过。看过了的，也不过就是跃章跳页地翻了一遍而已，都心虚，不太敢贸然起身提问，惟恐“露怯”。女生中看过《红楼梦》的倒大有人在，但不过就是当成一部古典的爱情小说看，没像徐惊想到了那么多问题。即或心存疑问，也已由徐惊捎带着问了出来，便都打定主意洗耳恭听不再重复提出了……

总而言之，那一天情形不同往常。掌声主要是为本校一名男生所鼓的，这一点非常显然。

从北京请来的学者，那毕竟是从北京请来的，那毕竟是一位学者。人家在掌声之中，微笑着站了起来，微笑着走下了会议台。徐惊由于来晚了，没占到座位。一直站立在墙边听，也是在那儿接过话筒提问的。

七十余岁的老学者在众目睽睽之下快步走到大三男生跟前，伸出一只手说：“同学，请你先把话筒给我。”

那会儿全场气氛更加肃静，许多人以为将要发生什么戏剧性的情节了，都有点儿屏息敛气地注视着学者和学子。

作为学子的徐惊愣了愣，一时有那么点儿不知所措地将话筒递给了老学者，红了脸讷讷地说：“如果我的提问冒犯了您，请您千万别见怪，还望多多原谅，多多指教……”

老学者却说：“跟我来。”

徐惊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之下，被老学者执着一只手身不由己地引领到了台上。

“同学，你请坐下。”

他依旧懵懵懂懂地坐在了老学者身旁的一只空椅上。老学者身旁也就那么一张空椅，一位介绍过老学者的副校长坐过。桌上还有一瓶没拧开盖的矿泉水，是本省的名牌产品，照例为那位副校长准备的。老学者亲自拧开矿泉水的瓶盖，递向徐惊说：“喝口水。”